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当知识分子  
遇到政治

Mark Lilla

[美] 马克·里拉◎著

邓晓菁 王笑红◎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Mark Lilla

**当知识分子  
遇到政治**

[美] 马克·里拉◎著  
邓晓菁 王笑红◎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 (美) 里拉著 ; 邓晓菁 王笑红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4.8

书名原文 :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ISBN 978-7-5086-4654-1

I . ① 当… II . ① 里… ② 邓… ③ 王… III . ① 知识分子-政治素质-研究-世界 IV . ① D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9130 号

The Reckless Mind by Mark Lilla

Copyright © 2001, NYREV,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著 者 : [美] 马克·里拉

译 者 : 邓晓菁 王笑红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印者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7.5

字 数 : 142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86 - 4654 - 1 / D · 291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 致中国读者

知道这本小书要出中文版，我非常愉快。乍看之下，本书与当代亚洲知识界关心的事距离遥远。它是针对 20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政治参与而展开的一项既富哲学意蕴又不乏传记旨趣的考查。然而，我还是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很快地看到蕴涵于其中的双重旨趣。首先，因为本书所论及的思想家，从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到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都已经对中国近些年来思想纷争产生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中国读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些人物在纳粹时期和更为晚近的冷战期间的政治参与。本书对

这些实践予以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弃置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书。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对政治怀着思想层面上的深刻兴趣，只有试图考虑到他们会怎样设想自己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后所产生的深远意涵，我们才能真正充分地理解他们的著作。

从更为宽泛的层面来看，《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意欲探讨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它遭遇被暴政滥用的政治权力的状况。在西方传统中，关于这一关系的论争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至今依旧如当日一样适时。然而，柏拉图的分析不仅限于西方的政治经验，它指向的是一系列普遍的思想与政治问题。暴政对政治生活的挑战由来已久，从新生的 21 世纪的经验来看，它也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僭主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的面孔、衣着和语言可能变化，位于僭主政治核心地带的基本意识却似乎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本书的写作基于以下假设：我们对这个意识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它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

马克·里拉

2005 年 10 月于纽约

## 序 言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要先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卢梭

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

——艾米莉·狄金森

1953年，当时在西方还籍籍无名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出版了《被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正统辩证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唯实论。该书正逢冷战登峰造极之时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然而《被禁锢的心灵》绝非仅是一本冷战的宣传册。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令人震撼与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米沃什选择细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极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胁迫甚或锒铛入狱的作家们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人民委员和官

吏们也没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颇为成功的作家的肖像，细致入微地刻画他们在战前波兰的智识生活与政治历程（通常是处于民族主义和反犹右翼），他们的战争体验（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们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调适。在每个个案中，米沃什都聚焦于作家性格里的某一侧面，这一侧面早在其生活的前期便显露端倪，之后更逐渐形塑作家的写作以及政治事业的变迁。我们遇到了阿尔法——“道德学家”；贝塔——虚无主义者，其“虚无源于一种伦理激情，源于对世界绝望的爱”；伽玛——“历史的奴隶”；最后还有诗人德尔塔——“一个游吟诗人”。这些肖像可被作为有关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的文献来阅读，但使之更为刻骨铭心的，当是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洞见。米沃什并未道德化历史进程，他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战后，他同样也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救国之路，并为波兰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向西方申请政治庇护之前，他一直身为派驻华盛顿及巴黎的文化参赞）。他旨在通过例证展示当某种人格、某类思维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风中所发生的一切。

米沃什笔下的肖像是饱含羞辱的。但他们同时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捉弄着生活在“铁幕”背后的思想家与作家们，有些人不为所动，倾尽全力抵抗着僭主的威逼利诱，另一些人则不免同流合污。许多人如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抉择，自然很难评

## 序 言

判他们的功过。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与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时也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是什么在诱使他们为现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世界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这些事实几乎不容争议，对于任何阅读报纸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来说都如此明确。然而，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什么，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成为《被禁锢的心灵》可能的姊妹篇。本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论说，因为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只有通过研习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才能被最好地领悟。20世纪有过大量的文字，探究“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无意义的语词，探究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可以与其思想的政治用意割裂开来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一直是一个被误问的问



题 (une question mal posée)。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肯定为“是”，欧几里得定理的正确与否与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但是，成年人都明白，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论题从事的写作并不是在做几何学的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所留下的踪迹。如果我们也处在与他们一样的思想之旅中，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以及为何如此言行进行反思。

诸多 20 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可以作为哲学—政治考察的课题。我的选择聚焦于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希望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确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并未随着 1989 年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另一个动因在于，这些哲人的众多崇拜者仍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不计后果视而不见，或者继续为之辩护。我所选择的思想家们来自莱茵河两岸，亦来自意识形态的左右翼，我想以此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政治倾向。为从这些肖像中获取教训，我们将在结语中予以分析，希望读者在浏览这个画廊之后能够斟酌、思量。

在此，我再就书中涉及的这些思想家说最后一段话。在本书中，我无意为读者提供借口，以有失体统为理由摒弃这些思想家。恰恰相反，笔者本人也一直被他们吸引，而且多年来从他们的作

## 序 言

品中受益良多。然而，愈是沉浸其中，我的失望感就愈是强烈。我发觉这种失望可以透过卡尔·雅斯贝尔斯写的简短札记——谈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几位在 1933 年暴政来临之际欢欣鼓舞的德国思想家——获得最妥帖的表达。他的感悟即我的心声：

无论我距离他们有多么遥远，我仍能感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倾慕——各式各样的倾慕之情，因为他们本身是如此丰富多彩。但这种倾慕永远也不可能发展为爱。我多么想恳求他们将其高深的思想奉献给更为善好的权力。唯有当精神中的主宰力量本身具有尊贵的气质时，精神的伟大方能成为爱的对象。

马克·里拉

致中国读者  
I

序言  
III

目录 /

第 1 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001

第 2 章  
卡尔·施米特  
043

第 3 章  
瓦尔特·本雅明  
071

第 4 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107

第 5 章  
米歇尔·福柯  
131

第 6 章  
雅克·德里达  
151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181

译后记  
205

附录：现代性的多重面目  
210

---

## 第 1 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

Martin Heidegger

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



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唯一真挚的爱者，唯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209b 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金钱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

最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飘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最高尚与最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20世纪20年代，不久后即因为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恋爱最早是由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其引人入胜的传记《汉娜·阿伦特：为了世界的爱》中予以披露的，因为扬-布鲁尔女士下笔谨慎，所以她的描述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然而，数年前，随着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的《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



尔》的出版，这段爱情成了令人反感的话题。埃廷格教授满心希望用这本小书制造一个丑闻，她做到了。在创作阿伦特的传记时，她得到阅读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往来信件的许可。根据文稿遗嘱执行人制定的条款，很少有人读过这些通信，更不允许任何人引用。读罢这些信件，埃廷格赶紧将这一爱情故事发表，详尽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信件并直接引用了阿伦特的回信。

埃廷格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描绘成极为病态的关系，这场恋爱从1924年他们相遇，持续到1975年阿伦特遽然辞世。在她笔下，海德格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掠夺者：他引诱了自己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年轻学生，又出于自身目的而抛弃她；在她1933年逃离德国时无视她的困境，在战后却又利用她作为犹太思想家的声名来修复自己因纳粹主义而受损的名誉和思想。至于阿伦特，埃廷格认为她是个受辱的受害者，遭受着海德格尔这个男人的轻视和拒绝，却不遗余力地帮助提升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的地位，罔顾他在智识层面上支持希特勒。阿伦特这样做是出于需要父亲形象关爱的深层心理需求，还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仇恨，抑或是为了迎合一个她误认作天才的骗子？这是一个埃廷格无力回答的问题。于是，她就在未完整阅读信件的基础上列出了这三种假设。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本不负责任的书。

然而丑闻已酿成了，阿伦特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将这作为她在学术上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近年来，她的捍卫者们在作品中将她作为圣徒顶礼膜拜，因此在回应上也未见迟疑，但回应却软弱无